

黄振宙:

思想让文字熠熠生辉

钟长江

故乡永远在心中



时至今日,黄振宙先生先后出版了诗集《心虹》和散文随笔集《心影留痕》《心灵的探访》《小言无愧》《一叶集》《闲微琐录》,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诸多好评。诗人陈敬在《独守品位》一文中称其作品“表达的更在于一种理性、一种思考,一种对人生、对世俗、对社会整体的拷问与审视,尖锐而警醒,超越了那种山水世情画面凌绝而立……”作家李春平在《时代的思考者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们这个社会,有的人只长个子不长脑子,有的人只长嗓门不长声音,有的人只看事物不思考事物,有的人身体健康地活在世上,思想却一直都没有出生。振宙不同于他们。振宙善于看,善于思,善于质疑,善于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,向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。我想这就是振宙的与众不同之处。”高建群在《汉江今夜从枕边流过》一文中说:“紫阳这么小个地方,出了不少的人物……我见到个紫阳人叫黄振宙的,一肚子文化,满腹经纶,谈起文坛的事,见解精辟,一针见血。我引这位黄先生为同类,我对他说,幸亏你的双脚被捆在紫阳,所以只能应了古人这‘江湖居士闲处志’一句话,倘放在安康,你就是安康的人物,倘放在西安,你就是西安的人物了。”

在伟大祖国的版图上,北有九曲黄河,南有万里长江,在黄河、长江之间,横亘着绵绵秦岭,巍巍巴山。秦岭、巴山之间夹裹着一条大河,由西向东,直奔长江,这就是被人们誉为“中国的莱茵河”的汉水。从紫阳县城乘船上溯 60 公里,两岸峭崖缓缓向后退去,江面便变得非常非常的宽了,涌卷的涡流,像朵朵怒放的牡丹。原本是要直直的向东流去,突然往左一拐,北行三五里,又回头往南,迂回一个大大的内弓,复向东流。南面的一脉山便成了天然的屏风,上面松柏参天,莺啼鹿鸣。北面就形成了一个扇形的盆地,上面座落着一个古朴的小镇,振宙先生就出生在这里。

小镇虽小,名气却大。相传汉王刘邦西进汉中,率大军路经此地,见此处风生水起,山林茂密,水草丰美,土地肥沃,遂决定在此屯兵。兵士一夜之间兜土筑成一座城池。据考古发现,汉王城境内的马家营、白马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,从早期的李家村文化、仰韶文化到屈家岭文化、龙山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列,他们显示着汉水上游原始先民们开创了旱地农业的先河,推动着最古老的人类社会向前发展。许是灵山秀水滋养了他,许是悠远文化浸润了他,振宙先生笔下的文字,既温润可人,又棱角分明;既诗意盎然,又犀利睿智;既妙趣横生,又博大精深,无不显出独特的文化品位和独特的文化特征,具有一种超脱的浪漫情怀和大无畏的批判精神。虽说不上字字珠玑,可也篇篇闪烁着思想的光芒。

振宙先生对养育他的故乡,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。这种感情,就像你我身边的瀛湖,湖面波平如镜,湖底激流涌动。他试图用文字记载过去,歌唱当下,诠释未来。在他的笔下,故乡是一幅中国画,宁静幽远,山水闲适。“水一打弯,山就劈出一厢小小的空阔,南岸陡陡的,不高。山水切得很紧,峭壁栽入水中,刀削了一般。北岸缓缓仄仄,斜斜地昂拔着,峰顶似乎离天很近……不知哪年哪月,稀稀落落的房舍就聚到了这一隅平地上,于是,有了南岸的画屏,有了北岸的小街,有了码头有了水上驿站,有了供漂泊的人供捧山的人歇息的小栈和酒家。”(《小街》)而在《故乡琐记》中,他记录下了不能忘却的记忆,文中留过东洋的王先生,精通日、英两语可只派上一回用场,那就是与因飞机坠毁而降落河滩的美国飞行员的对话。貌似平实,其实有许多欲言又止,让人深长思之。

振宙先生对故乡的爱,是一种大爱,穿越时间和空间。让我们倾听他笔下的《乡音》:“乡音,是一种温馨,一种亲切,也是一种牵挂,一种漂泊的回味。乡音其实也是雨,也是雪,也是春天的明媚,也是秋日的黄昏……是柴扉张开的吱呀声,是檐梁的欹乃,是燕子的呢喃,是掠过的鸽哨,是雷鸣,是花蕊绽开的私语……”这一字一句无不拨动着情感的闸门,无不使人继续绵绵浮想联翩,无不让人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故乡。“我们的‘乡音’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到了省会,乡音是以‘县’界定的,到了京都,乡音又是以‘省’界定的,出了国,乡音是以‘母语’界定的,而登上了月亮的探险者,又是以地球上的一切语言甚至声响作为‘乡音’的。”这就是作家的大气和高蹈之处了,天地和谐,世界和平,是人类共同的心愿,正如云层上面都是阳光。

如果说振宙先生对故乡的爱是刻骨铭心的,那么他对亲人的爱则是魂牵梦绕催人泪下的了。“在‘十年生死两茫茫’的日子里,痛哭常常在梦中得以放纵,梦中的父亲还是那样的疲惫不堪,每次远游都是天涯海角,都在荒芜末路上;梦中的海洋很辽阔,漂泊的永远是父亲,而我却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,常常在海岸的至高处,望着父亲的孤帆渐渐隐去……”(《怀念父亲》)文笔朴素炽热,真实地勾勒了一个质朴、倔强、孤独并且志存高远的底层知识分子的人生履痕,他忍辱负重,心存善良,却对生命有着执着的热爱和操守。在这里,亲情已不是一己私情,而是被放大到对传统人格的尊重,对人文世事的关怀,对社会与人的关系的思考。振宙先生的父亲是当地中学颇负盛名的语文教师,在含辛茹苦抚养儿女的同时,也为家乡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,可谓“桃李满天下”。

在这个多种生命形态构筑的世界里,每一个生命的来来往往,无论是幸福,还是痛苦;无论是恒久,还是短暂;它的诞生、存在、亲情、爱情,甚至死亡,都是我们体验生命过程中不可复制的一道风景线,是红尘世界里灵与肉精心雕刻的一幅幅独立的画面。在情感色彩强烈的认知下,寻找我们精神的家园,栖息我们奔波的身心,剔除我们世俗的陋习,寻找生活在我们心灵留下的一道道生命的划痕,是现代入,尤其是思考者们审美的目光投射出来的一种深切的关注。

故乡情结,袒露振宙先生心底最温柔的部分。那些涓涓的思念,悠悠的怀想,款款的放牧,犹如隔岸的歌声,明灭的渔火,朦胧的月光,拍打着瀛湖船头的轻浪……

追求,是否具备强烈的关怀精神、忧患意识和独立的思想、品格。

“振宙的平民思想、忧患意识、常识立场、真切的生活感悟,都使他的‘符号’具有一定的感染力,透露出强烈的责任感,这是作者的大幸,更是他能够继续秉持文学的真正动因……正是基于常识的拥有,他才可能将生命的感情转化提炼为一种理性一种‘大家体验’,一些篇什能够在自然中达到以小见大的境地;‘平实,或许是真正的崇高’。作者以平和的心境写出犀利的杂文,在嘻笑怒骂中仍不失关怀之情,这是他的本真,也是他行文的的一个特点,这特点源于他对‘大我’意识的自觉,源于对意识的准确把握,源于思想的宽泛和理性的突兀;在那些充满智性的散文中,作者始终能抓住事物的本质,高扬理性,追求思辨,能把真切的生活感受与现实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思考,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‘敞开’,从而显示出作为一个常识立场者应有的文化品位。”(李辉新《常识—思想的参照》)

在中国古代,读书从来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或只与个人兴趣有关的活动。尽管历史上不乏闲云野鹤式的隐士和恃才居傲的狂士,但读书一直与当代政治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。作为知识阶层的主流士大夫,读书的最低理想是“修身、齐家”,也就是所谓“穷则独善其身”;最高理想则是为了“治国、平天下”,要求“达则兼济天下”。在这里,“穷”和“达”只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,读书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,则始终和那个既高尚又高远的“道”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孔子说:“笃信善学,守死善道。”(下转七版)

陈彦的《主角》获得茅盾文学奖,我并没感到意外。陈彦是很有造诣的戏剧家,读书很多,有非常深厚的小说功底。他从戏剧创作转到小说创作,其实是很可怕的,突如其来地给小说阵营增添了一位猛将。他可以把戏剧冲突、结构、节奏、语言、舞台画面等方面的强大优势运用到小说中来,转化为小说的结构艺术和内在力量,这恰恰是一般小说家不具备的优势。这样的作品会让读者爱不释手。所以《主角》一出,八方叫好,直通茅盾文学奖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陕西师大有一个重点研究课题《陕西文学重大现实问题研究》,李西建教授领衔,我是课题组成员,几个文学博士是主力军。课题将直面陕西文学的高原与高峰问题,陕西文学再进军的问题,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,课题比较复杂,要具体分析陕西文学的历史与现状,甚至要具体到作家个人,要有独到的见解与观点。很凑巧,茅盾文学奖评奖之时,正是课题组加班加点的时候。

陕西文学再攀高峰与陕西文学再进军,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陕西文学一直在鲜花、掌声与批评、诟病中存在。从作家的整体实力上看,陕西作为全国的文学大省,还是当之无愧的。两点可以证明:一是自建国以后,作家队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代际传承,代代都有一帮实力派人物。二是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大奖的作家多,如茅奖。我有一个基本观点,作家绝不能为了获奖去写作,官方也不能过度鼓励作家们都去获奖,不能总是拿获奖作家说事。一味追求获奖,反而是违背文学精神的。因为文学本身就有超越功利的价值,这个价值关乎人类情感、命运和社会变革与发展,而且充满了创造力。而文学评奖又是一件最具功利性的行为。从实际情况看,茅盾文学奖已经评到第十届了,前九届流传下来的作品并不多,不少作品引起哄动地热闹一时,获奖之后就就被读者遗忘了,影响力甚至不如那些没有获奖的作品。客观地说,每届获奖作品数量有限,难免有遗憾,这是谁都承认的尴尬。作为国家最高荣誉的文学奖,它是文学高峰的一个标尺,是文学成就的权威认可。但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国作家群来说,绝不能以获奖论成败。获奖的因素很多,很复杂,我们为获奖者鼓掌,我们也要为没有获奖的众多作家鼓劲。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,如果陈彦的《主角》没有获奖,并不能影响其文学品质,它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作品一经出版,其品质就定格下来,但获奖就能大大提升作品和作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此时的陕西文学界,要在鲜花与掌声中冷静下来,要有“立德立言,无问西东”的精神,用心培育我们的创作潜质,写好我们将要创作和正在创作的作品,给自己设置一个新的文学高度和艺术障碍,全身心地去攀登,去攻克。我们也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,要有足够的精神与气度,在获奖名额有限的情况下,相信还有众多的未能获奖的好作品流芳在民间,悄然流行,暗香浮动,为大众所喜爱,所追捧。毕竟,广大读者比评委更有权威,更有判断力和说服力。我们还要冷静地坚持一个信念,作家一生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而活着,而不是为文学奖而活着。

(本文为作者为“文学陕军”公众号撰写的访谈)

在掌声与鲜花中冷静下来

李春平

文学是道不是器

历史流过池河

王晓群



2017年5月14日,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讲道,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“鎏金铜蚕”,见证了2000多年前先辈们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。

而这枚国宝就是34年前在我市石泉县池河出土的。池河镇又是汉代古子午道南出秦岭的山谷口,子午道沿池河水相向而行,北从子午道可去关中,到了池河镇就到了尽头,是汉水抵达关中的最近距离;东面百里以外是今安康市政府所在地,陕南重镇,巴蜀故土,秦头楚尾,古汉中郡治,魏兴,西城,金州,兴安治所,自古兵家必争之地,池河镇经月河川道可直达安康;向西去不远处就是汉中盆地,今汉中市,历史文化名城,巴蜀要塞,陕西南部鱼米之乡;池河镇向南可直达大巴山主脊,通往川渝。池河镇是诸多道路分岔的连接点、拐点,脉络清晰,从古至今都有通邑大道相连。

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池河镇不同凡响的历史,在漫漫历史长河中,自然界的运动与人文历史的活动都在这一点闪现着耀眼的光芒。

当地人又称池河畔的谭家湾为汉王城,相传当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后,刘邦由长安入子午谷,顺子午道南下,最初到陕西就驻扎在池河。因此,池河镇得了汉王城的名字,算起来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池河称作汉王城是无据可考的相传,有事实,无依据,也无从考证,不排除讹传的可能。但曾经的池河镇的确有着不同凡响的历史:

公元5年,王莽修通了由长安直达池河镇的子午道,北口在秦岭脚下的关中,南口就在池河镇。于是,池河成为穿越秦岭通关中、沟通汉水的诸多古道中距离最短的捷径,历史上通邑大道,为后来的池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公元386年,拓跋珪建北魏。北魏为了巩固疆域,在直谷口的池河谭家湾设立直城。一个新兴城市在这里诞生,也开辟了这里城市建设的新篇章,这个城市因这里的水而得名。

公元420年,宋武帝刘裕取得政权,朝廷在池河镇设置东梁州,重点管理今安康与汉中之间的汉水沿线。《魏书》中有记载:东梁州下设金城、安康、魏明三郡。金城郡领直城一县;《禹贡锥指》曰:金城郡治直城;《陕西通志》也对这一历史有准确的记载。不难看出,那一时期池河镇的建制集于州郡县三级,即东梁州、金城郡、直城县。管理范围东至今汉阴以东,西到今汉洋县界,南抵今紫阳及岚皋,北面到秦岭的今宁陕。辖地范围的扩大,地位的迅速提高,池河镇成为汉水中上游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这也是池河历史辉煌时期。

公元535年后,西魏政权建立,北魏分裂出来割据政权。东梁州改为直州。《资治通鉴》载:魏置东梁州,西魏改为直州。公元557年,宇文觉推翻西魏,建

立了北周。陈霸先废梁敬帝,自立为帝,建立陈朝,称陈武帝。直州依然存在于池河。

隋朝的开皇三年(585年),朝廷整治郡县,以减少朝廷财政支出,撤销一些不必要的治所设置。直州在废除之列。直州辖地的安康县从安阳故城迁址于池河,池河又更名为安康,隶属于金州。

唐朝的武德元年(618年),朝廷在池河镇设置西安州,治所安康。《旧唐书》又云:“三年西安州为直州。”西安州在池河镇设立时间仅仅三年,又匆匆地恢复为直州。直州治所仍然在今池河镇,辖地广德、宁都两县。西安州改回直州的时间应该是公元621年。

贞观元年(627),李世民继承帝位,大唐王朝又废掉直州,同时撤销宁都、广德两县并入安康县。池河又复名安康。天宝元年,即公元742年池河又升为安康郡。这一时期,池河镇再次成为陕南地区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。

经历安康郡县的一系列变化后,大唐王朝历经“安史之乱”的阵痛,元气大伤。唐肃宗至德二年,即公元757年因避安禄山之姓,凡带有“安”字的郡县一概要迅速更名,当时池河镇所在的安康郡在更名范围。大概凤凰山南面有汉阳城的缘故,山南为阳,山北为阴,凤凰山北的安康郡更名为汉阴县,郡城变成了县城,隶属金州。地名变了,级别也变了。

北宋皇佑四年(1052)池河山洪,引发特大洪水,洪水入城,汉阴县城遭受毁灭性灾害,到了南宋时期,陕南农业得到空前发展,成为国内有名的米粮仓,特别是月河川道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先天基础,国家的农耕鼓励,当地官府的重视,月河川道大兴水利,开荒造地,引水开渠,一时间成为国内富庶

之地。绍兴二年(1132)汉阴县治由池河镇迁址到月河川道农业基础条件十分优越的新店,即今日汉阴县城。从此,池河镇结束了746年的州郡县历史,退出了城市的历史舞台。

古老的池河在硝烟与风雨兼程中一路走来,历经几百年的县、郡、州历史,见证多个朝代的风风雨雨,但随着战火延伸和朝廷不断更替,又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记忆。依稀的汉王城、直城、金城、东梁、直州、西安州、安康、汉阴随着历史的繁衍逐渐埋没。人为战争与自然洪水冲击,城垣多次被毁,后来人们渐渐地在这里废弃,要么就近迁移,要么远走他乡,要么毁了再建,许多历史的真实逐渐演变成传说,以至于后来的人们不知道这是一处历史的城市遗址、文化的沃土。甚至祖祖辈辈生活在池河的人也不知为啥叫当地为汉王城。难怪,现在的池河已经找不到城垣与市井的半点踪迹。

